

# 医药学新论

胡联中

盛建平  
著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湘新登字 004 号

医学新论

## 医 药 学 新 论

胡联中 盛建平 著

责任编辑：汪 华

\*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展览馆路 3 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 经销

湘潭市彩色印刷厂 印刷

(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厂联系)

\*

1994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10 插页：1 字数：234,000

印数：1—700

ISBN 7-5357-1481-1

R·297 定价：10.00 元

地科 147-83

## 序

中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她为我们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今天，她又逐步走出国门，正在为世界各族人民的健康事业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无数事实证明，中医药学是一门伟大的科学，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中医药学虽代有发展，但是其发展速度是缓慢的。从《黄帝内经》的问世至今已有两千多年，在这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医药基础理论始终没有什么大的新的突破。她的基础理论进展的迟缓，直接影响了中医临床各科的繁荣。基于以上认识，我院青年医生胡联中同志和湖南省人民医院盛建平医生在这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并撰写成《医药学新论》一书。该书对中西医药理论提出了很多不同的见解，有些见解虽然我不完全赞同，但我认为在学术上这种勇于探索、敢想敢说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其用心是善意的，诚如他在书中所说：“这样的否定，不是浅薄它，看不起它，抛弃它，而是珍重它，升华它。”我想如果大家都带着这种善意去进行探索，争鸣，无疑对中医药学术的发展是大有好处的，故为之序。

李 芳

写于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

1993年10月

## 前　　言

当代科学巨子钱学森说：“把中医固有理论和现代医学研究用系统论结合起来，那么，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中医）一定能实现一次扬弃，搞一次科学革命。”

作者正是用了将近十年的功夫，从事了这方面的尝试，但何其难也，在日常医疗之余思之，工作之余笔耕之，起始并无成书之大念，只想借某杂志之一角，以露改革之锋芒。久之，觉文短不能遂意，便写了又改，改不下去便弃，弃之不舍又捡起来改，如此断断续续，不意成书矣。

该书同时还对西医药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

写作期间，得江静媛、贺承文大力协助，付印前夕，承蒙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副院长李芳指导，并提出许多宝贵意见，在此深表谢意。

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断流之水，可以鉴形，壁影萤光，能资志士，竹头木屑，曾利兵家，予中西医药教学、临床、科研工作者以启发，以裨益，乃作者幸之又幸。

诚然，以作者学识之浅陋，观点之偏颇，书中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望行家同道斧正之。

作　者

1993年12月

# 目 录

- |      |                  |
|------|------------------|
| 1.   | 医学的定义            |
| 4.   | 哲学对医学科学的影响       |
| 7.   | 西医对人类的贡献         |
| 15.  | 西医的弱点            |
| 20.  | 西医要复归辩证法         |
| 28.  | 中医五行学说的没落性       |
| 37.  | 中医必需受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支配 |
| 43.  | 中医的辩证法           |
| 70.  | 中医预防学            |
| 87.  | 中医解剖学            |
| 92.  | 中医生理学            |
| 96.  | 中医病理生理学          |
| 123. | 中医诊断学            |
| 163. | 西医诊断学            |
| 164. | 中医治疗原则           |
| 174. | 保留中药的“人体功能药理”    |
| 175. | 深化对中药结构的认识       |
| 179. | 关于中药的“人体结构药理”的假说 |
| 204. | 证候与方剂的对应性        |

- 217. 用中药“人体结构药理”的假说解释方剂
  - 290. 中医院必须具备一定的西医治疗措施
  - 292. 关于西药“人体功能药理”的假说
  - 311. 为实现医药学新论而努力
-

## 医 学 的 定 义

---

人体医学，是研究人体结构和人体结构的功能在社会和自然中的变化规律及对异常变化采取措施的一门科学。它包括人体结构和功能的学问（如人体解剖学、组织胚胎学、生理学、生物化学等），与人体有关的社会科学（如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法学等）的学问，与人体有关的自然科学（如病原微生物学、寄生虫学、气象医学、环境医学、药物学、食品医学等）的学问。由于东西方历史的原因，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医学体系。

一种是西医，它着重研究人体结构在社会与自然中的变化规律及对异常变化采取措施的医学体系，它使人类对人体正常结构的认识向无限小的层次发展，它把人体的异常解剖和异常解剖引起的异常功能称为“病”，它对病的治疗措施是根本的，本质的。但对人体功能不是不研究，如生理学、病理生理学就是研究人体功能的，只是研究人体功能略于研究人体解剖而已。它研究的人体功能大多是局部的、系统的、器官的、组织的。它对人体的总的最基本的运动形式即新陈代谢（分解与合成）的研究，在许多方面明显地不及中医，每一味中药都考虑到对人体功能影响的问题。中医研究的许多东西，不为西医所知。这种医学体系最早在西方形成，故称为西医。但从现在看来，由于医学科学的世界性（即医学科学的全球一体化趋势的加剧），又不只是西方人的医学，中国人采用这种方法研究人体，那当然是中国的西

医，不能望文生义。西医的“西”，正像西红柿和西瓜的“西”字一样，已成为专有名词的一部分，而不具有地区和民族的涵义了。

另一种是着重研究人体功能在社会和自然中的变化规律及对异常变化采取措施的医学体系，即中医，它使人类对人体的正、异常功能的认识向人体的整体功能的层次发展。它是研究宇宙（自然）中的人的总的最基本的功能形式，即新陈代谢（分解与合成）的。它的每一个治疗措施都考虑到对宇宙（自然）中的人的最基本的功能的影响问题，它把人体的疾病造成的异常功能，即病理生理现象（症状），亦即一定的症状群叫证候，简称为“证”。这种医学体系最早形成于中国，故称为中医。《灵枢·九针十二原篇》：“粗守形，上守神，神乎神，客在门，未睹其疾，恶知其原？”这里的“神”，就是指的人体功能，认为低级的医生注重人体结构，高明的医生注重人体功能。这足以说明中医是注重人体功能而忽视人体解剖的。中医一般是只治证不治病。中医对证的治疗有二种转归：一是通过对证的治疗，间接地治好了病；二是通过对证的治疗，缓解了疾病的症状，而病不可能治愈。中医是通过对疾病的表象，疾病的证候进行治疗，因而它对疾病的治疗不是本质的、根本的。如肺结核等一些疾病，它是治不好的。疾病的表象是多变的、易逝的、丰富多彩的、生动活泼的，因此中医的辩证也是难于掌握的。中医着重研究人体总的功能，对人体解剖不是不研究，如中医脏腑学、经络学就是研究人体解剖的。

只是研究人体解剖略于研究人体功能，明显地不及西医对人体解剖的研究。西医研究的许多东西不为中医所知，中医的解剖知识还停留在朴素五行的基础上。但从现在看来，由于医学科学的世界性，中医又不只是中国人的医学，外国人采用这种方式研究人体，那当然是外国的中医。

这就是中西医各自的特色。有的学者把中西医各自的特色

比作物理学的“实物和场”，即西医着重研究“实物”，中医着重研究“场”。德国慕尼黑 Manfred Porkert 教授对中西医的看法有一段很形象的讲话：“中医是感应综合性科学，西医是因果性科学，两者都能够从现实的完全不同的方面提供同样确实和有意义的资料，就像两个登山队，一个从南坡，一个从北坡，通过不同途径同样可以达到顶峰一样”。

医学是西医和中医的对立统一。中西医是统一物(医学)之分为两个部分。中西医结合的提法不确切，确切的提法应该是中西医统一。

## 哲学对医学科学的影响

---

哲学同全部科学的研究是密切相关的。爱因斯坦说：“如果把哲学理解为最普遍和最广泛的形式中对知识的追求，那么，哲学显然就可以被认为是全部科学之母。可是，科学的各个领域对那些研究哲学的学者们也发生了强烈的影响，此外，还强烈地影响着每一代的哲学思想。”就是这个意思。如果我们把哲学研究的范围拓展到广义哲学，那么，哲学研究也就是科学的研究。如《爱因斯坦文集》，既是科学著作，也是哲学著作。

哲学是关于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最一般规律的学问，是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说，它是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自然科学对于哲学的影响极大。作为科学的一个分支——医学科学，为探索人体结构和机能在社会和自然中的变化规律，离不开一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不仅受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制度的制约，而且还受到哲学的制约和影响，医学科学同哲学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即使是某些医学科学工作者没有受过系统的哲学训练，但由于自身的思维活动受社会的影响，也会持某种哲学观点。

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世界是物质的统一体，物质是运动的，物质和运动是不可分割的，没有物质的运动和没有运动的物质是不可想象的。物质世界是无限可分的，无限发展的。这决定了物质世界的运动也是无限发展的，它无所谓始，也无所谓

终。人类对物质的运动和对运动的物质的研究，在方法论上必先使运动的物质或物质的运动局限化、有限化，才能认识物质横向的无限多样的具体形态和纵向的无限可分的结构层次性，因而也才能认识随之而来的横向的一切事物发展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和纵向的每一事物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那就是说，研究物质时可以把运动的物质的时空四维抽象为空间三维，简称为“物”，把时间有限化，假定时间为“某一”，把运动局限为特殊形式——相对静止状态。研究运动可以把物质的运动时空四维抽象为时间一维，简称为“事”，把空间相对有限化，假定空间为“某一”。这样，就把不能分割的东西割开了。这种研究方法是形而上学的。唯物的形而上学在历史上曾经发展和深化人类对物质世界的认识，也深化了对人体自身的物质结构层次的认识。也就是说，研究物质世界，曾经采用这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并不是一剂毒药，十六世纪开始，自然科学在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哲学帮助下，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物质世界及其运动是联系、发展、矛盾的，是“活体”，是辩证的，只有唯物辩证法，才能进一步发展和深化人类对物质世界及其运动的认识，发展和深化对人体自身结构及其功能的认识。也就是说，研究和认识物质世界及其运动，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是不够的，只能用唯物辩证法的思维方法。

由此来看，中医学和西医学应当克服各自在方法论上的缺陷，发挥各自在方法论上的长处，以逐步把两者统一起来。西医在它的历史中，曾经经历了 16 世纪到 19 世纪主要是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式的研究。到现在，它已经发展为现代化的医学。现代医学要复归辩证法，就是说要克服习惯上的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以唯物辩证法来指导整个的西医学，并且要采用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等现代研究方法。中医则要扬弃它沿袭了二千多

年的朴素唯物的五行学说，以西医的现代医学来丰富自己并予以深化，用唯物辩证法来指导整个中医学的研究和发展。就是说要经过努力，逐步实现中医和西医的合拢、统一。

要把中医、西医统一起来，打个比喻说，可以像马克思把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结合起来一样，否定黑格尔的唯心论，保留其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否定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保留其唯物论，创立辩证唯物论。否定中医的朴素唯物的五行学，保留其辩证法，否定西医的某些形而上学，保留其唯物论，形成辩证唯物论的新医学，把人类医学推向一个崭新的阶段。

不从哲学的高度认识西医、中医、中西医结合的问题，就看不到西医的不足，中医的长处，及中医的不足、西医的长处，即便是看到了，也只是局部地、管中窥豹地看到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认识问题。

西医认为自己对人体解剖的认识是先进的，现代化的，一看到中医对人体解剖的认识的落后性就嘲弄中医，就把中医对人体运动的许多科学的认识一概加以藐视，不屑一顾。中医则认为自己对人体功能的认识确实对人类有用，认为中医认识到的东西，至今不为许多西医所知道，就说我们中医并不落后，有时比你们西医更先进，就埋怨西医的发展，影响了中医的事业，就把西医对人体的科学认识一同否定了，对自己的人体解剖知识还处于幼稚阶段视而不见。

一些试图使中西医结合的人，认为中医有用，同时又有许多落后的东西，就采用西医的解剖术语来解释中医对人体功能的描述，认为这种方法能使人们相信传统中医学的价值。但是，这些动机善良、想要保卫中医的人，实际上是在损害他们打算维护的东西，因为他们的最终结论将只是——中西医不可能结合。

## 西医对人类的贡献

---

西欧国家各有自己的古代经验医学，其中最发达的是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医学。古希腊医学产生于公元前5世纪左右（与中医同时）。其理论基础为古希腊自然哲学的“四元素说”等。其基本理论“四体液学说”等，用物质变化来解释人体的健康与疾病。在疾病的治疗和预防方面，注意人与自然界、人体内各部分互相协调的整体观念。这些特点均与中医相似。

但是，西医经验医学几乎同时也开始了对人体的形而上学的研究，有重视动物解剖与活体实验的传统，如公元前3世纪古希腊医学家希洛菲利创立了记述解剖学，公元2世纪罗马医学家盖伦有动物脑功能活体实验的著作等等。这一点是中医所不及的。

从16世纪开始，西欧社会中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封建制度开始瓦解崩溃，出现了著名的文艺复兴运动。从这一时期开始，自然科学在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哲学的帮助下，经过艰苦的斗争，逐步与神学决裂，并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从力学开始，整个自然科学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都发生了革命。产生了近代的实验科学。

这一自然科学革命是依靠什么方法进行的呢？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有这样一段话：“把自然界分解成为各个部分，把自然界的事物和过程分成一定门类，对有机界是按多种多样的解

剖形态进行研究，这是近四百年来在认识自然方面取得巨大进展的基本条件。”这种把错综复杂的自然界中的某一事物或过程抽出来，撇开总的联系，分门别类地、孤立地进行研究的方法，即解剖分析方法，是这一阶段自然科学本质性的特征。不使用这种方法，便不可能透过现象把握客观事物的本质。为了撇开总体上的联系，对事物与过程便不能在其天然状态下进行考察，需要设法消除一些暂时不需考察的因素的影响。根据这种需要，便产生了一种新的社会实践——科学实验。依靠科学实验，事物或过程的某一方面的特性或规律得到较充分的揭示，而另一方面特性或规律则被暂时忽视或“消除”。于是情况简单化了，研究工作就比较容易深入进去。自然界被分成为一系列学科的研究对象，如物理、化学、生物等等。而且愈分愈细，每个学科只研究自然界的某一局部，某一过程，甚至只研究某一细节，整个自然科学的各门类几乎都在17~19世纪中先后建立了自己经典的实验体系。科学实验的方法一旦被广泛采用，就成了推动科学发展的有力杠杆，自然科学从此便由搜集整理资料的经验阶段进入了揭示支配自然界各种现象的本质和规律的实验阶段。人类认识世界不再仅仅依靠以偶然发现的经验形式取得进步，而是在深入探究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把科学实验作为有意识的、必然性的科学的研究的前导、手段或补充。在自然科学发展的这一阶段起主导作用的方法，可以说是解剖分析的方法。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这次科学革命的伟大功绩称为解剖分析方法的一曲凯歌。

作为生物科学一个分支的医学，由经验科学走向实验科学的发展过程显然要比其他以无机界或其他生物为研究对象的科学要困难得多。这不仅由于人的高度复杂性——他将世界上的多种运动形式集于一身，也由于人这个“黑箱”是不允许随意拆开剖视的。因而，实验研究在医学中起步并不晚（韦萨留斯的《人

体之构造》与哥白尼的《天体运行》同年出版),但这一进程却比其他自然科学慢得多。

但是,在用解剖分析的方法认识人体的本来面目,搞清人体的正常构造和生理功能方面,还是取得了杰出的成就。近代医学中首先发展起来的是解剖学、生理学这样的基础学科。近代人体解剖学的奠基人是杰出的比利时学者韦萨留斯(Andrea Vesalius,1514~1564),他冲破教会的禁令作了大量的尸体解剖,根据自己的观察和研究,于1543年发表了世界上第一部科学的系统解剖学《人体之构造》,纠正了古罗马医学家盖仑从解剖猿猴推测出来的人体构造知识中的大量错误,从此打破了笼罩整个欧洲中世纪的“注释经典”学风,医学革命便由此而发端。在解剖学的带动下,生理学也出现了重大的突破。在倡导人体解剖的韦萨留斯受教会迫害、发现了肺循环的塞尔维特被宗教法庭活活烧死70余年后,17世纪的英国医生哈维(William Harvey,1578~1657)科学地证明了血液循环的存在。哈维还用实验证明了心脏的肌肉收缩是血液循环的动力,这就否定了盖仑所谓的“灵气”冲击下血液的自我推动的观点。这对于当时的解剖学、生理学以及整个生物学都有很大影响。哈维的精巧的观察实验和科学的推理方法,代替了简单的类比和猜测,开辟了生物学的实验研究方向,成为近代生理学的创始人。

解剖学和生理学的进展逐渐揭示出人体的运动、消化、循环、呼吸等各个系统的结构和功能,遂使近代医学有可能在实验科学的基础上了解疾病的本质。十八世纪,意大利医生莫尔干尼(G. B Morgagni,1682~1771)发表了《论疾病的位置和原因》一书,描述了肉眼可见的器官病变,把疾病及症状与一定的脏器病变联系起来。他首先提出了“病灶”的概念,为以后用形态学方法研究疾病开辟了道路。一百多年后,现代病理学创始人,德国病

理学家魏尔啸创造性地把显微镜技术应用于病理形态学研究，发表了《细胞病理学》一书，使医学对疾病本质的认识深入到细胞水平，在此期间，法国化学家巴斯德发现了致病细菌。从此陆续分离出几十种病原体，在实验基础上创立了传染病的病因学。清除了这一领域中的神秘主义与宗教迷信色彩。近代医学中的一系列基础学科，如病理解剖、病理生理、病毒学、细菌学、真菌学、血清学、传染病学、药理学等等，都在这个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了。

化学分析方法对近代医学的进步也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早在16世纪，瑞士的医学家、化学家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约1493~1541)就曾很有见地地提出，人体所完成的是一种化学过程，并提出在医学与药理学的研究中应当运用化学分析的方法。以后随着化学方法在医学中的广泛应用，他的预见得到了证实。但专门研究生命的化学过程的科学——生物化学的建立，却是本世纪初的事。这方面的研究为医学提供了关于生命与疾病的必不可少的资料，使医学对人体的认识逐渐深入到分子的水平。于是，药物化学、内分泌学、微生物化学、人体各层次结构(系统、组织、器官、细胞)正常的与病理的化学分析研究、免疫生化、遗传生化(核酸生化)等以化学分析为主要研究方法的基础学科，蓬勃地发展起来了。

近代医学成功地运用解剖分析方法，通过科学实验，打开了许许多多过去摆在经验医学面前的“黑箱”，弄清了它们的内容与结构。不少过去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经验材料，变成了通过实验严格证明了的科学理论。由此，医学中真正的基础理论才得以建立，而不必借用古代自然哲学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了，这样医学才与哲学分离而成为真正独立的科学体系。在科学实验面前，直观的类比与思辨的猜测方法就显得苍白无力了，过去

的一切经验都必需接受实验的审查；凡是不能被实验证明的，无论多么美妙的设想和吸引人的理论，都被无情地抛弃或加以改造。因此，医学不再把希望主要寄托在偶然发现之上，而是和其他自然科学一样，力图用被证明了的必然规律指导自己的运动，即主要依靠知其所以然而使其然的方法为自己开拓新的局面。总之，从 17 世纪以后，医学最初缓慢地、但后来愈来愈快地由经验科学变成了实验科学。

随着对人体和疾病认识的逐步深入，医学在保卫人类健康方面的本领也在不断提高。20 世纪以来，由于科学技术和基础医学的发展，临床医学有了长足的进步，分科也日益精细，诊断和治疗手段大大增加。认识世界的进展引起了改造世界的突破，如致病微生物的发现与研究，促进了特效的化学疗法——从起初的百浪多息到磺胺类药物，大大减少了因细菌性感染而死亡的人数。根据《大英百科全书》记载，由于化学药物的出现，肺炎双球菌肺炎的病死率由 30% 下降到 10% 左右。1940 年起，青霉素应用于临床，更成为对付细菌感染的强大武器，使上述肺炎病死率下降到 1% 以下。在研究青霉素成功的鼓舞下，从细菌中提取抗生素，成为传染病治疗学的重要研究方向。不久以后，又发现了治疗结核病的特效药链霉素，大大减轻了可怕的“痨病”威胁。在传染病治疗学上，青霉素出现后引起的变化。可以和在工业上蒸汽机引起的产业革命相比，只是时间上比产业革命晚了约 150 年。曾经占人类死因三分之一的传染病，病死率直线下降。现在发达国家中死于传染病者仅占死亡人数的 1% 左右，在我国约占 5—10%。历史上人们为了躲避瘟疫而离乡背井，“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悲惨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在詹纳发明牛痘接种预防天花之后约 200 年，1979 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天花已被消灭。这是被人类消灭的第一个传染病。过去